

小菜的小 虽小却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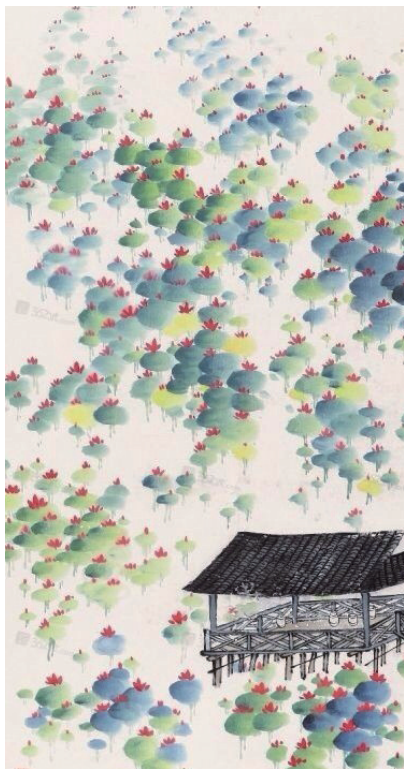
小菜量小、低调、辅佐、绝不张扬,却非常重要,是饭食佐餐的当家花旦。

小菜就是小,以小著称,以小博大。酒席上,山珍海味大肉大鱼吃过了,有点撑,有点腻,不巴适,不满足,渴望有点什么助消化,那就上一点小菜吧。

三五块臭腐乳,臭到发黑那种,每块麻将大小,盛一只小碟子,器皿小,气场大,一路香臭扑鼻。筷子头夹上一点点,舌尖上抿抿,拌饭小口吃下去,只一会儿,饱胀的胃,便豁然松动。化腐朽为神奇,臭腐乳最是厉害的了。

其他种种小菜,都有助消化功能,也都被统称为下饭菜,那是因为所有小菜,都有一个发酵过程。这个神奇过程让蔬菜充满了酵母菌以及各种益生菌,无论酱菜还是腌菜还是泡菜。萝卜干是这样,酸豇豆是这样,榨菜是这样,酱瓜是这样,泡菜菜是这样。只是叶子菜稍有不同,老咸菜和雪里蕻之类,因草酸含量高,容易产生亚硝酸盐,把握不好会中毒,吃多了易上火。可是人们就是欲罢不能,一盘雪里蕻炒肉末端上桌,谁舍得放弃?不过小菜小么,你得顾名思义,你只能吃它一点点,不任性就不会画蛇添足,见好就收往往点石成金。

小菜名目繁多,品种数不胜数,地域出产与气候不同,小菜又有各自特色。武汉的萝卜干,就有几十种。常见有萝卜丝、萝卜丁、萝卜条、萝卜头、萝卜皮、蓑衣萝卜。把小菜做到绝色的,也不是什么稀奇事,九蒸九晒的全相萝卜干,就是一例。小菜的可贵,却也并不在于出身卑微却长相绝色,在于它们形形色色却都能够抱定一个宗旨:量小、低调、辅佐、绝不张扬。然而,却无疑,小菜实在是非常重要。它绝对是我们饭食佐餐的当家花旦。我们穷日子下饭,全



靠它。我们富日子鸡鸭鱼肉,少不得它;缺了它,还真容易不消化。更有上海人,早点都上小菜,只因它清爽,是泡饭的最佳搭档。懂吃的人,绝不只是大吃大喝,大吃大喝谁都会。懂吃

□池莉

的人是懂吃小菜。是深谙一场盛宴的压轴戏——小菜,应该选择哪一种以及何时登场才算恰到好处。

小菜就是这样,小处不可随便。

小菜就是这样,虽小却好。

好是好,可是小菜制作难度极大。千万别以为腌菜就是蔬菜上头撒一把盐。能够做出上好小菜的人,得有一双巧手,还得有一双慧眼,什么天气才是好天气,什么日头还是好日头,什么风才是好风,都得懂。偌大的汉口,也就那么几个能工巧匠,在腌菜的江湖,名头响得很,名字一提,谁都知道。其他一般群众,腌菜易烂,时好时坏,事实面前,都不敢自夸,只敢自己打手,笑骂:臭手!

我说的是手工小菜。不是工业小菜。相对十分讲究、精耕细作、充满个性的手工小菜,工业小菜的批量生产极其简单粗放:原料成吨,好坏不分,一律机器切碎,脱水干燥,添加甜蜜素、安赛蜜、D-异抗坏血酸钠等等一堆化学制剂,低成本高售价保鲜多年,随时随地挤满货架,赚的就是快钱。而手工小菜注定了时运不佳。我想吃的那种臭腐乳,至少得提前半年找陈老师预订。陈老师人很好,尽管不到60岁,却一身的病,不久就去世了,一手绝活,后继无人。原来人类社会的竞争原则也并不总是优胜劣汰。无论人,也无论小菜。

一茬茬新人起来,从小出入超市,味觉已经习惯工业化,这就是现实。现实中只剩下我辈几个小众的暗自绝望和顽固坚守。所以,在生活的无情面前,最好是自己及早明白:一些有情有义的精致的好东西,你就是会眼睁睁地,看着它消失,消失在你指尖的尽头。有点惆怅吧?那倒不错,至少还有惆怅,还没变得麻木不仁。

城市笔记

打卡的那点事

□龙建雄

打卡这件事,无非是对着自己内心真心的喜好,真正地想把某件事做成。但如果穿插着杂念,在乎别人的评价,在乎朋友圈里人的“点赞”,事情便做不了长久。总结我们自己的朋友圈,生活充实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在意你打卡这点事,也许只有带着“幸灾乐祸”心态的人,才会有闲情刺激你。当你把打卡变成了对自己下狠心的一种形式上的固化鼓励,这不得任何人的事,于你没有一丁点损失,很难说你会把打卡的事情做到极致。

在物质匮乏时代,先人提出:“人随物安定,

物随人长久。”上个世纪末,西方哲学家提出“物化”概念,认为人不再占有物,而是事物占有人,人处于被动地位。当网络开发者“以想尽所能夺取人的一切时间为最高追求”,物化带来的后果就是,沉迷于虚拟的自我世界不能自拔,工作、生活、学习都可以放任,一拖再拖,拖到没了兴趣,没了时间,没了继续。说好的打卡,随着一次次“葛优躺”,便悄然消失在微信朋友圈。

我们确实决定不了明天的太阳什么时候升起,但能决定明天早上什么时候起床,什么时候做既定的事。周而复始,择一事而终,把打卡的事做得简单,做得爽朗,做得直率,你就是那个把事做成并一定能成功的人。

打卡这事,坚持久了,成熟的不是你自已,即便有一天你不再在朋友圈“秀”公里数,我们都知道,你已经是达人,你不过是在突破的时候才发文、发图纪念一下自律的余生。

伴他大半辈子的老妻,忘了他的一双儿女,然后,忘了他自己。后来,他躺在医院里的5年,他无法与我们交流,他只是维持着生命。那也不能叫生活,他只是缓慢地生存着,缓慢到我们看不见死究竟离他有多远。

2020年2月中旬,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某一天午夜,死神,终于不期而来。他静静地离开了。没有告别仪式,没有众多亲友为他送行。5个至亲的人,在规定的时间内,匆匆送走了他。是的,我所有想好的,为他的离去所做的预想和准备,几乎全部无法实现,他甚至不给我为他写悼词的机会。他用5年无声的时光让我们一直以为,他住在一家医院的老年病房,3楼,36床,靠窗。他像一个婴儿一样,在每一个人影俯瞰着他的时候适时张开嘴巴,等待着我们去喂他……他以这样的方式拒绝我为他写悼词,所以,我总是以为,他依然在缓慢地活着。

父亲节那天,看到很多人在为父亲写些什么,微信或微博,三五行字,有祝福,有怀念。我忽然想,我的父亲,他不肯让我为他写悼词,那我就写一写这个还在我心里缓慢地活着的人吧。他真是一个太过平凡的人了,平凡到我们自己感到满意,因为,他是一个得到了爱的人。

大家V微语

经典

□张炜

●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,最容易遗忘,一二十年过去就感到遥不可及了,认为那时的书也十分老旧。追逐国内外最新的流行物,以新为好。

●艺术恰恰相反,它们并不是越新越好,而要依赖时间的检验和甄别。时下的艺术经过时间之水的冲刷,至少过去一个世纪才会凸显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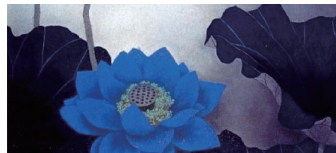
●精神和艺术的历史,一二十年真的不算长,也不过历经两三代人。我们遗忘了十九世纪前后那些经典,更不要说再早一些的,多么可悲。这实际上已经是离我们最近的积累了。

●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之类的作品以千年计,也没有显得特别遥远。这么快就疏离了人类的杰出创造,怎么能令人信赖?怎么能积蓄伟大的文明?

●不可能。

七月绽放在一朵花上

□金光涛



七月绽放在一朵花上,所有的心事盛开在花蕊中央。

吹晨露而沐星月,享暖阳而醉霞光。一朵朵云彩送来变幻的魅力,一阵阵清风吹来怡人的凉爽。蔚蓝的天空像明镜一样,七月的少女对镜梳妆,捋一捋花瓣,嗅一嗅馨香,好像自己的模样。

螳螂伸出大刀割伤花的脸庞,蜜蜂的长枪刺进花的心房,蜻蜓的尾尖触痛花的心脏,彩蝶的翅膀扇动花的梦想。

七月是绿植的种子,爬出寒地黑土,努力向阳;七月是不停向前搜索的倭瓜蔓,根在远处,不惧大风和暴雨,不怕炎夏和酷暑。

七月是一朵爬山虎,枝蔓在夜色里慢慢地伸向星光;七月是棵蒲公英,穿着绿色的外衣,戴着金黄色的盔甲,化作一把把小伞,去开拓和守卫自己的故乡。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,且看谁人敢嚣张。

七月是一朵白玉兰,就像白衣天使一样,绽放在大街小巷;七月是一株株荷花,映日而红,金鱼为伴,鸥鸟作邻,蛙声唱和。

七月是一朵朵鲜花。蚂蚁把她举过头顶,蟋蟀衔着出浴的暖色,把她送给最美的新娘。柳丝拂动似婚纱,杨花飘起如棉糖。坏透了的夏风剥开了七月的裙装,一泻春光。

三月草翠绿,七月花尽放。七月所有的心事都写在一朵花上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